

# 當代油畫家姜國芳： 我是一個特傻的畫家

■畫家姜國芳。  
香港文匯報記者黃偉邦攝



姜國芳是一位低調的畫家。作為中國當代著名油畫家，他在事業上所取得的成就與他為人的含蓄安靜顯得有些不成正比。1978年他從中央美術學院畢業後留校任教，後來又在中央戲劇學院舞美系任教長達20年。而他從1987年開始創作以紫禁城為主題的油畫作品，從早年的「無意識的」、衝動的、純粹表達內心感受的創作，到近十年中對紫禁城這個大文化概念的縱深探索，他的油畫語言，已修煉到一種真正豐沛飽滿、言之有物的境界。

在今春的香港蘇富比拍賣中，姜國芳帶來了《晚霞》和《遠方的鐘聲》兩幅他於2012年完成的作品，分別以170多萬和90多萬港幣的成交價售出。當我們凝望着他所繪製出的紫禁城世界，為其中的色調、氛圍、精緻與美輪美奐的格局而愛不釋手時，這位始終保有一份淳樸與自省的畫家卻告訴我們，他是一個特傻的、只知道畫畫的畫家。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賈選凝 攝：黃偉邦（部分）

姜國芳從1987年開始進行油畫創作。此前的他從中央美術學院畢業後，留校擔任教職，畫了不少體制內的（像是全國美展）作品。而逐漸地，他意識到自己想獨創一種個人的繪畫方式，而不再只滿足於畫那些和主旋律有關的作品。所以1998年，他選擇了辭職，開始進行完全自由的個人創作。

1993年，姜國芳來到香港，次年，他在香港舉行了自己的第一次個展，展出此前六、七年中所繪製的「紫禁城系列作品」。展出的14張作品裡，開展當晚就賣掉了12張，當時的市場給予了他極大肯定。畫廊老闆也力邀他進行更多創作。於是他開始以一年平均畫十張左右的速度，每兩年來港舉行一次個展。直到2004年，他將他的「紫禁城系列」帶入故宮博物院舉行「姜國芳紫禁城系列展」，其後又前往意大利、法國、德國等多個國家進行展覽。



《晚霞》



■《夢中芙蓉》

## 西方古典主義精神融合中國當代審美

關於自己繪畫的緣起，姜國芳認為：「最早想畫的是我的童年生活，小時候放過牛在農村呆過，所以想畫一畫農村老家的風土，但好像不太受市場歡迎。對於我們這種在體制外自謀生路的畫家，必須要有生活來源。那我的工作就是畫畫，如果畫不來生活來源，沒辦法生存下去，就只能嘗試畫一些能賣掉的作品。」他嘗試過畫牛、畫靜物，後來逐漸在受西方影響與自己個人的審美要求中摸索發現：中國傳統中有很多非常高級的、非常有民主特點和群眾基礎的、老百姓喜歡的共通的美。

「所以就從這方面去琢磨，不斷地挖掘，後來慢慢就上升成一種文化中的探索，想從中國的歷史資源中去找它的根和源。逐步逐步差不多經歷三十年，找到了一種我進行創作的理由：簡單說就是一種藝術當中的唯美主義，一種新古典主義。」

我們看到西方古典主義那些十八世紀以前的作品，會被其深深吸引，被那種繪畫裡的美和嚴謹所征服。那些古典作品不像現在的東西這樣隨意，按姜國芳的話說，傳統東西很有章法、有講究、很經典，但現在東西可能創意很多，但沒有歸納、沒有篩選、經不起長時間琢磨。「現代作品可能只是一時讓你興奮激動。但古典的好的東西，像蒙娜麗莎她永遠掛在那，都讓你喜歡。所以我希望在畫裡找到一種經典的內涵，這就要和中國傳統結合起來，因為中國近代史可讚揚的東西不多，但幾千年傳統歷史裡，卻很多很深、很值得挖掘、值得我們下功夫，並為之激動、感慨、學習的東西。」姜國芳就嘗試把西方古典主義精神和中國當代人的審美結合起來——他認為這就是一種新的古典主義。

完全的古典主義受眾面很小，沒多少人看得懂。但完全世俗的東西又很飄很表面。而把這兩者結合起來，說來容易，做起來卻很難——首先要吃透古典主義精神，也要同時把握住當代人的審美，要讀很多書、要體驗很多東西才能找到。反之，如果找不到，就是空的。

姜國芳常和朋友探索當代與古典之間的殊異。當代的東西普遍比較浮躁、表面、極速，追求產量、數量、短時間取勝，追求短平快。「像是麥當勞，便宜、快，不經典，但受眾面比較大，所以短時間裡我們畫的這種東西很弱勢，而當代東西則很強勢，可以借助團隊集團作戰（一百兩百人），還可以借助工業化和當代科技結合，在電腦上製作打印，短時間批量生產，就可以作為一個產品。但我們完全是手工的，對自己很苛刻的，一張畫如果畫不好就不收工的。」

有時候，像他這樣的畫家，永遠在追求自己心中的要求，一張畫就反反覆覆拖得時間很長，產量也很低。但實際上這種創作模式在拍賣市場或收藏市場會處於劣勢。「當代人是需要一種交換的，就是說你要我幫忙，一定要給予我什麼。可我們畫家只會給畫，當代藝術家能給大量的作品，因為成本很低。但我們這種寫實、古典的作品就給不了。所以有時候很難取得別人的一種幫助，沒有互動，所以我們處於一種劣勢。」



■《蝶戀花》

## 心中總有一張未完成的作品

但從藝術角度出發，姜國芳認為，他這樣的畫家，生來就喜歡畫畫。錢固然很重要，但到一定程度上，重要的還是作品。他說自己：畫了幾十年，到現在60多歲了，反反覆覆在香港、世界各地轉過一圈之後，發現一切都是重複性的活動：展覽、宣傳、出畫冊，沒什麼太多新鮮感，說的都是老話。但「但唯一一種新鮮，是你看到好東西仍然有衝動去表現它，這是無止境的。你心中總有一張未完成的作品——今天畫了一張畫可能我覺得非常好，但明天我畫新作品時，會否定這張作品，因為有張更好的作品等在那裡。這是藝術家的使命：不斷攀登自己藝術的高峰，這是很難的，但最吸引我們的還是這個。」

為市場營造各種各樣的东西，勢必要做很多違心的、自己做不到事。既然做不到，有時就要放棄，但他唯一不放棄的一點是：「我的作品還沒有達到我自己的要求，我的作品中還少一張真正讓我滿意激動的作品。這是我永遠都在追求的。」

三十到五十歲畫畫時，一直在做加法，如今則開始做減法，技術上

想用最簡練的語言，畫出最豐富的內涵。姜國芳最近在家裡畫的幾張就是這樣，不斷做減法。過去畫面上很多很繁瑣的內容，現在他盡量讓它們變得簡單、再簡單。「但該精緻的時候，卻比以前更精緻、更惟妙惟肖、更嚴謹。」

以前他畫畫是平鋪直敘，哪裡都不想放，什麼都想要，這個角落裡一根繩子，那裡的一雙拖鞋，都想畫下來，可如今會覺，這些跟畫面沒多大關係。過去是畫面上不斷疊加很多東西，現在則是減到不能再減的程度，和畫面無關統統不要。

「當然拍賣場要求的，和自己要求的不一樣，所以有時要迎合他們。但還有一種能代表自己水平、能力、修養的作品，是不拿出去的，留着做展覽或者就純粹自己留着，不是為了賣掉。」兩者之間，一種是純市場一種是純藝術，有時是兩個軌道跑的車，無法交集。姜國芳認為：「藝術家從本質上，一生都在做實驗性的東西。我們的前輩可能有些走的時候，勤勤懇懇畫了幾千張。但一張畫都沒賣掉，一張畫都沒拿去過，這種人太多了。」



■《遠方的鐘聲》



■《天子》



■《小宮門》

## 「用畫去再現歷史」

姜國芳對自己只有階段性的滿意。對他來說，自己做了幾十年的紫禁城題材，越往裡畫，越覺得有很多內容可被挖掘。「因為畫紫禁城，它是個很大的概念，從建築、歷史題材、服飾乃至演繹出來的歷史故事上都可以去畫它。你想想看，從康熙到溥儀，這兩百多年，太豐富了。光是熱播的《甄嬛傳》那一個劇裡都有各種各樣的角色人物，彼此之間關係又折射出那整個的大歷史背景。何況整個紫禁城裡的清史？」所以對於畫歷史的畫家而言，既要鑽研藝術技巧，也要鑽研文史。

同個題材畫了幾十年，不變中也有變。姜國芳說：「這一條道往前走，路邊有很多風景，我會看一下，但我不會停下來，我的目標和終點還是在最後。」

清代紫禁城為何有着取之不竭的迷人魅力，歸根結底還在於其歷史性。最後在姜氏的每張畫裡，都有一個故事。他說：「單說珍妃落井這一件事，你作為當代人要什麼樣的角度思考？到底是李蓮英塞進去的還是慈禧下

## 「我是一個特傻的畫家」

姜國芳成為一位自由畫家，並嘗試拒絕所有的社會干擾。他不喜歡擔任社會職務，認為自己這種人應該不是這個時代的人物，而應該屬於古代那種境界。他喜歡安靜、簡單、比較樸素的人際關係；不喜歡時尚、豐富、虛浮。他其實就是一個很踏實安靜、像農夫一樣勤懇的畫家。他說：「我每天從早忙到晚，早上開始做事情做到很累很累，晚上就睡覺，生活每天周而復始都是這樣子。」他住在一個固定地方，把自己院子外面的干擾盡量減到最低，與世無爭。所以如果有社會職務公共事務頻繁出現，就會打亂他的生活規則，影響他繪畫的節奏。「最簡單來說，突然有件事找上門，那可能這個下午我就畫不了畫了。」

姜國芳的老家江西南昌目前希望他做一個自己的個人藝術館，因而近期他需要回去看土地。「老家希望這個藝術館反映我的所有概況，也希望我做一個這樣的江西的文化景點。」功成名就，他卻依然定義自己為：「我是一個特傻的畫家。」

「不會去炒作自己，其實我們這一撥哥們兒都比我會炒作，我就知道畫畫，別的都不太擅長。但我現在也改變不了，覺得自己够了，不要貪食，拍賣拍出300萬和100萬對我來說意義都一樣，我不需要那麼多錢，維持自己依然繼續往下走就行。」唯一不變的，是對畫畫這件事本身依然很專注。其他的都已不再重要。他內心的心聲是：「太多財富沒有用，關鍵是要完成自己想要的東西。畫的畫，一張比一張好，這才是我真正想做的。」